



小花阅读

正月初三 著

沉香雕刻师小哥哥
被大学小萌新拿下啦!

顾淮文：听说你喜欢我？

夏晚淋：不敢不敢，乱讲乱讲。

顾淮文：哦，我挺喜欢你的，既然你不想就算了。

夏晚淋：我可以打死前一秒的自己吗？

承认吧， 你也喜欢我

Cheng ren ba,
Ni ye xi huan wo

藏不住喜欢？
那就理直气壮告白吧！

可是怎么办？
看到男神就一屁二软三颤抖！

口是心非的小姐姐对自己嫌弃到崩溃！
生气！愤怒！想和上帝聊一聊！

正月初三 著

承认吧， 你也喜欢我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E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承认吧,你也喜欢我/正月初三著.--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500-3204-0

I. ①承… II. ①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39529号

承认吧,你也喜欢我

正月初三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余丽丽

特约编辑 娄薇

装帧设计 颜小曼 西楼

封面绘制 池袋西瓜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j.com>

E-mail bhzwj0791@163.com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长沙黄花工业园三号 邮编410137)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22千字

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3204-0

定价 35.8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9-5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 ● ●
编辑前言

愿我们都能成为
可爱的自己

“不要把喜欢的事变成谋生的手段，不然即使再喜欢，有一天也会开始厌烦。”

这是我大学毕业的时候，班长给我的赠言。

对，我毕业于中文系，我的同学们大多考研、考公务员、考老师，几乎没有例外。

但是我有我的固执，所以只投了一份简历，就是给大鱼。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终有一天厌倦，但是我不后悔。

我是一个很佛系的人。我没什么宏图大志，除了热爱着我的工作和热爱着赚钱，我其实挺渴望过没羞没臊的能吃能玩能睡的败家人生。

这是我通过的“小花阅读”兼职作者的第一个故事，很不容易。

因为在它之前，我大概退掉了邮箱里两百余篇稿子。

不是因为过于苛刻，只是我希望我做的每一本书，都可以带来点什么。

这个故事不离奇也谈不上深刻。

它太普通了，就像天空中偶尔飘过的尘埃，夹在教室的某个角落。它描绘的场景是我们大多数人平凡青春，像太阳每日起落一样普通的生活。

但是它独特的没心没肺的欢乐语调，和炽热鲜活的校园气息，击中了我。

我把这个故事总结为，一个下凡的仙女和老干部艺术家碰撞出了魔幻的生活气息。

我喜欢夏晚淋的坦荡直率、无所畏惧。她不完美，也从不刻意掩饰。看完故事，只觉得，哦，那就是她自己，肆意又快活的自己。

我向往顾淮文的漫不经心，随缘无谓。我把他当作另一个我，在另一个和我们平行的时空中，过着我望尘莫及的痛快人生。

我还想养一只故事里胖乎乎的“奥蕾莎”。月光斜斜地洒进落地窗，它躺在窗沿上打盹，它也拥有着我最喜欢的懒洋洋又宁静的幸福。

透过正月初三的文字，我偶尔会回想起我的大学——那些阳光照进教学楼的午后，我趴在课桌上听老师慢悠悠地讲《红楼梦》的日子；那些站在人群穿梭的屋檐下，等待着喜欢的男孩来接我下课的日子。当然，还有一些狼狈与不堪的日子，这些何尝不是生活的一面。

看这个故事，我很快乐。

正月初三是个很认真的作者。这是她写的第一个故事。她交全稿的那一天，我打开电脑，后知后觉地发现，一路磕磕碰碰地改文，竟存下了十几个标红的文档。

她老是和我开玩笑说，我的书会不会一本也卖不出去？

我也跟她开玩笑说，我呸，闭上你的乌鸦嘴吧。

虽然我平时不太夸她，但是我还是要真诚地说，认真又有趣的人，不会！被！辜！负！

去疯，去爱。

一起健身，一起成长，一起暴富，一起环游世界，多痛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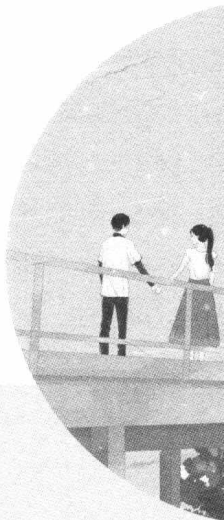
虽然有时候相爱一场，结局未必美满。可是，有没有勇敢过，真的很不一样。

愿你可以，尽兴地去爱一个人，追一个梦，以及做一个可爱的人。

编辑 姜薇

目 录

/ 第一章 /	
一月春林初生	001
/ 第二章 /	
二月好风如水	015
/ 第三章 /	
三月人间春斜	034
/ 第四章 /	
四月泪如雨下	052
/ 第五章 /	
五月离愁浩荡	078
/ 第六章 /	
六月灯火荧煌	101
/ 第七章 /	
七月热浪翻涌	134





Contents

/ 第八章 /	
八月风琴燃烧 ·····	159
/ 第九章 /	
九月空气脆甜 ·····	183
/ 第十章 /	
十月晚风滞留 ·····	208
/ 第十一章 /	
十一月冬风得逞 ·····	218
/ 第十二章 /	
十二月时光狡黠 ·····	237
/ 番外一 / ·····	255
/ 番外二 / ·····	266
/ 后记 / ·····	274

第一章

一月春林初生



试问哪一个刚从高考魔爪下逃脱的
青春少女不想迎来一片自由的天空？

CHENGRENBA
NIYE
XIHUANWO

这是一根不太完美，却十分罕见的红土沉香。圈里人叫它“树抱石”，指的就是这种情况：沉香里夹了块石头。

顾淮文拿到这块“树抱石”已经大半年了，今天终于知道该怎么样来利用它的纹路和特殊质地，雕一件可以卖出好价钱的小玩意儿。

雕成一个佛抱着石头的样子。

这个灵感源于昨晚他的一个梦。

漆黑的隧道或者什么别的闭塞的空间里，顾淮文手握着点不燃的火把，一个人摸着湿漉漉的墙壁试探着往前走。

走到第 8934 步的时候，一个笑咪咪的光头小老头儿，乘着金色的

承认吧， 你也喜欢我

云彩，慢条斯理地飘到他的面前，怀里抱着一块圆滚滚的石头。

梦里，他当然不知道自己在做梦。

看到这个一般人会立马跪下许愿的情景，他只觉得疑惑，自己什么时候无聊到数自己走了几步了？然后就是赞叹——居然走了接近九千步，真是热爱运动的健康人类啊。

原因很简单，顾淮文是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他认为所谓的神佛鬼怪是某些人别有用心心的杜撰。

就算不是这样，就算世上真的存在某种超自然的东西，也离他很远。

离得很远的事情，也就相当于不存在吧。

小老头儿被忽视了也不生气，看着直到现在还站得笔直的顾淮文，问：“有什么愿望吗？”

顾淮文想了想，自己不缺钱……嗯，在现在这个时代，不缺一般等价物的话，那就相当于什么都不缺了。

他说：“我希望世界和平。”

语气太敷衍，一直好脾气的小老头儿终于皱了眉，顺手就把怀里那块石头朝他丢了过来，然后气呼呼地乘着云彩飘走了。

临走前，小老头儿撂下一句话：“我看你是缺点儿烦恼。”

石头挺沉，把顾淮文压醒了，他一看，是他养的猫跳到了他胸口上。

难怪那个原本和颜悦色的小老头儿突然变脸朝他扔石头，他在梦里还嘀咕小老头儿人设塑造得不到位。

“奥蕾莎，你真的可以少吃点儿了。”顾淮文把在他胸口跳恰恰的猫



拂下身，随手抓起一件白褂披着就往工作室走。

他终于知道那块不规则的树抱石该怎么雕了。

趁着脑子里那个具体的意象还没消失，顾淮文不敢分心，眼睛一眨不眨地拿着铅笔迅速把大致框架画好。

正要再细细勾勒边角，座机响了。

他的手机在卧室，知道工作室座机号码的，只有他师父和爹妈。

最好是真的有紧急突发情况。顾淮文快步向前接起电话。

是他在国外采风的师父雷祁：“快快，收拾收拾去机场接一个人！”声音中气十足，丝毫听不出说话的人已经六十五岁了。

“师父，”顾淮文面无表情道，“我说过吧，生死攸关的时候才能打这个电话。”

“我也说过吧，我还没死，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电话那头老头儿是顾淮文的师父，从小就带着顾淮文在闷热的屋子里埋头雕萝卜、土豆练习手法的人，要尊敬。

做好心理建设的顾淮文勉强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几点到？”

“四点落地。”雷祁很欣慰。他的这个大徒弟，外界总是传得他好像冷淡孤高得不得了，其实就听他的话。“是我一熟人的孙女，要来这儿读大学。人生地不熟的，你接到人了带着人逛逛，熟悉一下环境。”

人老了是不是都这样，对一个熟人的孙女也这么热心吗？

“只是一个熟人的孙女，没必要这么周到吧？”

顾淮文得到的回复是对面挂断电话后的嘟嘟声。

再看看桌上只画了一个轮廓的草图，他终究没忍住骂了句脏话。

现在接着画已经不行了。干他们这一行的，最忌讳被中途打

承认吧， 你也喜欢我

断。从设计草图到动手雕刻，到最后完工，必须是一个完整连续的时间段。

感觉过了就是过了，再来补充续写，因为心境的不同，结果肯定不会好。

顾淮文暴躁地朝桌子腿踢了一脚，力道之猛，令他自己捂着脚蹦了半天。

飞机下午四点落地，现在已经三点半了。

尽管如此，顾淮文并没有要加快步伐的打算。相反，他慢吞吞地穿好衣服，奥蕾莎是他心爱的宠物，临走前怎么可以不给它喂点儿猫粮呢？

刚好他从醒来还没有吃过饭，打开冰箱也没有现成的面包牛奶，只好烧水煮饺子。

真可惜，不能准时去接那个女的了。

顾淮文惋惜地摇摇头，同时慢条斯理地吃着速冻饺子，不嚼够三十下不咽肚。

一切弄完，顾淮文出门时已经四点半了。

到机场的时候，他翻出雷邗发来的号码拨打过去。

嘿，小姑娘竟然关机了！因为已经错过了接机的时间，他也不知道该在哪个出口等。

真是太可惜了。

顾淮文满意地点头，对着“国内出口”几个字拍了张照。

转身走的时候，突然，听到侧后方传来一个清脆的声音——

“你是来接我的吗？”



顾淮文向声源望去，是一个带点儿男孩子气的女生，瘦瘦小小的，穿着印花白T恤和直筒牛仔裤，坐在机场出口前的圆石头路障上。她跷着腿，背上背着一个青灰色的系带书包，书包拉链上系着一个黄黑相间的加菲猫挂件，左手搭着行李箱拉杆，右手拿着个啃了一半的苹果。素面朝天，白白净净。

长得还算是顺眼，声音也还可以，柔软但又不黏腻。

整个人像是，嗯，在秋天清冽的空气里，坐在白色椅子上，喝一杯加了些许蜂蜜的青柠檬水。就是这种感觉。

很明显，他并不排斥这种感觉。所以顾淮文自己都没意识到自己挑了挑眉，小指微不可察地弯了一下，然后利索地把手机揣进兜里，问道：“你认识雷祁吗？”

“今天早上刚认识的。我爷爷说他会来接我，但——”夏晚淋不敢置信地看着顾淮文，她爷爷的朋友怎么也该六十岁以上吧？这个人已经六十岁了？驻颜有方啊！

“我不是雷祁。”顾淮文一眼看透夏晚淋在想什么，扼腕叹息，尽管她长得合他眼缘，但脑子有问题，他看着像爷爷辈的吗？

“不好意思，路上堵车来得有点晚。等很久了吧？”

“还行，就一个多小时的样子。”夏晚淋笑眯眯道，“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等人。”

“嗯，生活阅历总是慢慢积累的嘛。”

顾淮文点点头，丝毫看不出愧疚的样子，拉过夏晚淋的箱子，率先走了出去。

“……”

夏晚淋深呼吸一口气，压下即将脱口而出的脏话。地皮子没踩熟，

承认吧， 你也喜欢我

还得暂时仰人鼻息，要冷静。但她盯着顾淮文背影的眼睛里，还是盛满了愤怒，熊熊燃烧的愤怒。

她狠狠咬了一口苹果，力道之大，深达果核。

刚才她可是看得清清楚楚，这个男人根本没有要接她的想法，机场大门都没有要进的意思，过来瞄了一眼就准备走。拍照估计也是为了给雷祁爷爷一个交代。

要不是她觉得机场里太闷，拎着箱子出来了，她还真会错过他。

但是，也好。她来这么远的地方读书，为的就是没有人管她。

试问哪一个刚刚从高考魔爪下逃脱的青春少女不想迎来一片自由自在的天空？

嘁，搞得好像她一定得这个人接一样。

天行健，都市丽人当自强不息。

夏晚淋打定主意，小跑到顾淮文身边，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要买凶杀我吗？”顾淮文向下睨她一眼。

“等我有钱了会这么做的。”夏晚淋笑颜明媚，“我叫夏晚淋。因为我妈在一个夏天的傍晚出去买菜，中途下雨了，我妈淋了雨，回来我就出生了。”

“真是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顾淮文点点头，“哪所学校？”

“啊？”

“你别告诉我你来这里是为了观光。”

“哦，大学啊。师大。”夏晚淋个子矮，要跟上顾淮文的步伐得小跑。这一路小跑过来，夏晚淋作为一个热衷灵魂蹦迪、肉身不动的当代女孩，累得气喘吁吁，“咱……咱们商量一下，要不，你……走慢一



点呗？”

顾淮文叹一声气，停下来等夏晚淋。后者正手撑着膝盖，半弯着腰喘气。不一会儿，她额前的小碎发就已经湿了，弯弯曲曲地贴着，像是某种古老神秘的花纹。

跟“树抱石”的纹理有些相似……所以早上的草图没画完也没事儿！他知道那块沉香的边缘该怎么处理了！

面对这个中途打扰他工作，现在又以另一种方式补偿了的夏晚淋，顾淮文眯了眯眼，心情很好地说道：“一般来说，腿短的，迈步频率都挺快，你怎么两边都不占？”

“……”

夏晚淋又深呼吸一口气。

再抬头，她又是明艳亮丽的少女：“就是说呢，我觉得你一直适应我的步子也不是个办法，要不这样，你送我上出租车，然后我自己去学校？我看你也不是自愿来接我的，巧的是我也不是自愿让你接——主要是我身上没现金，手机没电了不能在线支付。就当作我等你一个小时的补偿，你帮我付下车钱嘛。”

“说这话的时候倒不喘了？”顾淮文抱着手，好整以暇地看着夏晚淋。

站直了也只到顾淮文胸以下的夏晚淋，仰起脖子，一脸真诚：“经济学上说达成交易的基础就是互利共惠，我认为我俩现在的情况达到了。”

“我不这样认为。”

顾淮文低头看着夏晚淋额角弯曲的碎发，有限的目光里盛着无限的深情。

不明真相的夏晚淋被顾淮文的眼神看得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承认吧， 你也喜欢我

心想自己果然魅力太大，才初次见面，这个男的就已经对自己款款情深了。啧啧啧！

她叹一声气，可惜自己不是看见帅哥就喜欢的肤浅女人。这注定没有结果的爱恋啊，就让我亲手切断吧！

夏晚淋同情地看着顾淮文，尽管可惜，但还是坚定地拒绝道：“你把我送到学校，你还得再坐车回你住的地方，何必呢？”

“我家就在师大旁边。”

顾淮文还是认真且仔细地观察着夏晚淋的额发，脑子里迅速地完善设计草图，同时嘴里不耽误地说道：“你现在闹别扭也只是因为一开始，你就目睹了我不想来接你的样子。关于这个，我道歉。所以现在可以跟我上车了吧？”

这么坚持啊？算了算了，就当圆他一个梦了。不就是想和自己再多待一会儿吗？谁让我外表倾国倾城，内心温柔善良呢？

“那行吧。”死不承认自己就是在闹别扭的夏晚淋说。

车开过跨江大桥，深色的江水像镀金布匹，在阳光下有规律地晃动闪烁着。

顾淮文上了车一直没说话，眼睛也闭着，脑袋靠后枕着椅背，不知道在睡觉，还是在干吗。

夏晚淋在飞机上睡够了，现在精神特好，闲不住地问出一直盘旋在她脑海里的疑问：“你为什么不想来接我？毕竟我从小到大人见人爱，就算你不了解我的为人，光是这出挑的外貌也足够让你心甘情愿吧？”

顾淮文噎了一下，喉结上下滑了几次，还是没憋出什么话来。

良久，他才开口：“真羡慕你。”



“怎么了？”

“明明没有丝毫实据，你的自信心却源源不断。”顾淮文面无表情地说。

隔了一会儿，他眼睛微微睁开一条缝，看见夏晚淋一脸气鼓鼓的样子，颇为愉悦地扬起了嘴角。

脖子都气红了啊……

啧啧。顾淮文挑挑眉，右手小指和无名指摩挲了几下，很是开心。

夏晚淋没住过校，她想象的寝室应该是虽然不宽敞，却是很明亮的。每个人都有一个简单的白色衣柜，铁架床上面睡人，下面是巧妙的组合书桌。

但推开门，现实像白雪公主的后妈，狠狠扇了她一个耳光。

白色衣柜？不存在的，两个老旧的组合衣柜，每个里面四个格子，不如她家里的柜子八分之一大；上床下桌？天方夜谭，四张高低床，上面是床铺下面还是床铺。

小小的空间里还挤了两张半米长的小方桌，一张方桌下面四个柜子……

尽管不想承认，但这一切都表明，她住的是八人寝。

而且并没有电视里的单独卫浴和阳台，也没有充足的阳光，因为是一楼的关系，还颇为阴冷潮湿，具体表现就是夏晚淋穿着T恤在外面感觉挺热，进寝室这会儿工夫，背后已经泛凉了。

嗯，挺好。夏晚淋面无表情。

刚才在车上，顾淮文问她要不要出去逛逛熟悉地形，她哪儿来对寝室的热情，那么斩钉截铁地拒绝？